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録論下卷之七

衛靈公第十五篇

衛靈公問陳章

人君為國必右文左武言文便有休養生息之象言武便有耗匱愁慘之象靈公見夫子即問軍陳便文武失序生殺倒施故夫子以俎豆易却軍旅之對孟子見梁王以仁義易却富強之利真是聖門嫡傳○當時諸侯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若在先而俎豆之事若在可緩然不知國家所以能立者以有天叙天秩維持之也為君者先事典禮則忠孝之化淪入人心人皆覩上尊君其強自莫能禦不然綱常廢弛人心離而誰與守國軍旅雖精亦無用矣○軍旅是有行列

者俎豆亦是有行列者故以相對然亦只借俎豆以言禮所
該者廣所指者大也不專指器數之末○周公皆告成王以
其克詰爾戎兵此顧為靈公諱之者成王是尚文之日而武
事易惰故不得不警其所未備靈公是交爭之日而殺伐易
逞故不得不折其所方萌○子路愠見是愠其道之窮不止
為絕粮之故○君子固窮謂君子固有窮之時固字與亦有
亦字應不是固守其窮小人窮斯濫矣纔見君子能守其窮
之意○此窮既免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飛
忘矣夫子曰善厄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
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
乎此意極好○不以辭愆而成綈錦之瘤蛤以結病而叩明

月之珠鳥驚則翔青雲之際猿驚則踰白雪之嶺激憤勵志者類如此二三子之幸也信矣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章

聖門除了顏曾頓悟莫若子貢故一以貫之夫子以之教曾子又之以教子貢然曾子却直說而不試問子貢必試以多學而識方信忽疑之間繞說破者曾子是時雨之化子貢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憤悱而後發之者也○大道以多岐亡羊多學而識是在多岐上走聖人只是一條大道這大道即心○體是也無聲無臭而無乎不有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養得心體純粹明瑩活潑潑地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千變萬化其出不窮此一貫之妙也多學而識者焉能有此○

多學而識者自外以益內一以貫之者自內而該外自外者
剪采以為花全無生理自內者根深而花茂生意無邊矣○
舊說曾子章一貫屬行此章一貫屬知大謬知行是合一者
聖人論學都兼知行行而不知便是冥行知而不行亦不是
真知豈有截然分作兩項的理然則曾子可以無知子貢可
以無行耶○問一貫既是聖人的學多學而識便不消用否
曰一貫是頭腦多學而識是手足有手足無頭腦者不成箇
人有頭腦無手足者亦何以作用故講解歸於說約則口耳
亦可以窮神述作驗之躬行則文章亦莫非至道矣○問夫
子不以一貫教顏子不知是何意思曰克己復禮即是一貫
復禮者復此心體也心體一復自然一以貫之而天地萬物

皆吾一體矣況其瑣瑣之餘事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路氣質剛勇一任氣質多傷於德如慍見之類皆剛勇之偏見故夫子以德言鍼砭他知德者鮮兆說人未知德使見他亦未知了此知字是天下之真智不只徒曉得而已須是打掃得心體明淨無一些塵障方知此德之至富至貴而天下無以尚之想見此光景直與天通真特立風塵之表而勢利紛華皆不足以入其心所謂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源無入而不自得者此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　章

舜當時為治據與說看只是無為者但皆紹堯以為之而不

必於改作之皆得人以為之而不必於身勞故曰無為而治
恭己正南面而已見其無為舜之所可見者止此而已此外更
何為之可見也○舜無為而治只是不於德盛民化者但舜
不徒德盛又有紹堯得人兩段好機會所以尤得無為說者
要點明此意若只說紹堯得人而不以德盛民為本則是舜之
無為全靠着人而不由自己矣何以謂之巍巍乎後有作者為
弗可及也○看來無為二字不可照以精只作為者然得無為無為者却不得無為我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無為為口實縱恣
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
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
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有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

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
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爾等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
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也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
等能以此相勉朕無憂矣勤哉

高皇帝之為治乎惟其有爲是以無為而
聖子神孫得以享無為之休於萬世者不尤盛於一世之恭己而無為者哉

子張問行　章

忠信篤敬是一理言曰忠信行曰篤敬各取其切者也此理
人心所同然我忠信而人亦信之我篤敬而人亦敬之如此
不消說近處雖蠻貊之遠亦可行矣○忠信篤敬只是箇誠
明道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

居之處則可以脩業而行之無不利矣
忠信篤敬不是待言行之時可義襲而取之者必也未言未
行之先立便見其參於前在輿便見其倚於衡工夫到此夫
然後言自忠信行自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矣○忠信篤
敬是無形者如何可見只此心念念不忘常若有所見便是
然不曰他處而曰立曰輿何也佇立之頃在輿之時易忘却
者而亦不忘則無時無處不見此理可知矣
子張以忠信篤敬等語書之於紳庶幾身在是而紳亦在是
紳在是而忠信篤敬亦在是蓋此固是尊聖教然務外而少
誠實者焉知不是圖好看耶

子曰直哉史魚　章

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仕而無道之卷懷者難故史魚節直無道之如矢伯玉節直無道之卷懷○夫子無品第二子之意但自吾人即夫子之言觀之史魚能伸而不能屈尚未盡君子之道伯玉能因時而屈伸則是君子而直不足以盡之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章

可與言而不言者不知其人為可言不可與言而言者不知其人為不可言皆非智也唯智者能知人知其可言則與之言而不失人知其不可言則不與之言而亦不失言如憤者啓悱者發中人以下者不語上便不失人不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　章

猶賢若得其所
烈士不愛其生
殉身而合其宜
義夫豈吝其沒

志士慷慨就死仁人從容就死都不以死生動其心故夫子並稱之不分優劣仁是天理人賴天理以生若失此天理雖生猶死也故曰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志士仁人是見得此處最分明著故不求生以害仁寧殺身以成仁○陽明子曰世上人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當死處定要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何益之有○死也要認個當與不當殺身成仁是當死而死者若不當死便未殺身亦成仁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守死善道○看來殺身成仁與孟子云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乃以為伏節死義就然亂亡之事豈人人所遇

者乎惟其求生便有欲舍生便無欲了求生害仁是養小體
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如此看便人人都做得志士
仁人矣何待於伏節死義哉

子貢問為仁　章

夫子嘗謂商曰茲賜曰損商好與賢巳者處賜悅不若巳者
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
子必慎其所與處者乃今為仁之問教以事賢友仁正此意
也○大夫曰賢士曰仁亦是互文事賢者以之為師時時管
束此心也友仁者以之為友時時調養此心也管束則心體
不走作調養則心體漸銷鎔仁人之心也心體好便是仁人矣

○師友之賢者得了固是大幸然或一時未得豈可等待而後為仁蓋為仁的工夫不在日用之外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直待師友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得遇了師友時長進迥遠自不可量若即今全不下手待得他日有了師友然後用力則眼下蹉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箇聖人為師又得箇賢人為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真有益也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問為邦　章

為邦之道帝王自有成憲顏子問為邦故夫子以虞夏商周事與之說然為邦豈止於行時乘輅服冕舞樂而虞夏商周

亦豈止於時輅冕韶各有一得者舉以一而例餘聖人之教每若此也夏時農事可舉故行之商輅質而得中故乘之周冕文而得中故服之韶盡美盡善故舞之鄭聲好色而淫則能蕩人志故放之佞人危險而殆殆則能覆邦家故遠之例而推之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可遠絕者遠絕為邦之道備矣○問此章之說馬遷看得如許太程子亦以為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曰馬遷只為武帝行箇夏時故鋪張許大以歸美本朝耳此何足為定論程子恐亦不免相沿之誤也陽明子說得最好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邦之大本大原都已完了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論只就時輅冕韶制度文為上教他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如

此纔盡善也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於鄭聲佞人防之纔無弊也蓋顏子是向裏用心的人夫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教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纔是為邦纔是萬世常行之道若不然只去行箇夏時乘箇商輅服箇周冕舞箇韶樂天下如何便治後人見得顏子是聖門第一人又以為邦來問便把做天大事看了說殺

子曰人無遠慮章

子思曰知遠之近人無遠慮蓋緣忽於近小也墻之崩者因其隙劒之斷者因其舋尺蚓穿堤而漏一邑寸煙泄突而灰千家焚之始也小於隙舋及其為害大於墻劒而禍之所延

甚於家邑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可也而况可以無慮乎○陽明子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何其遠也遠慮者千慮萬慮只是要存天理天理愈思愈精明愈遠大便是遠慮若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聖門肯以此教人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章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好色二字亦是指點個真實念頭與人人于好色未有不真切者好德須如此纔為真好不然則亦偽耳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是此意人試以此自反惡臭有不真惡好色有不真好者乎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章

竊人之物者恐人見其物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恐人見其短而奪之文仲居位固亦有所長然猶不及柳下惠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短來所以雖知其賢而不與之並立於朝恐他形己之短位為其所奪也故謂之竊位或以不稱其位有愧於心為竊位亦通○柳下惠亦是大夫或先遭文仲蔽之而後為大夫或既為大夫而文仲又沮之也彼小人加以竊盜之名亦所甚愧者士君子而竊位亦與盜無異矣乃不知愧何耶

子曰躬自厚　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自己以厚待人而無一毫之不盡人之待己則薄責之而不必其盡吾願此原是君子長者渾厚

的德量寬大的器得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怨於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章

凡事都有箇道理如之何如之何者思量此事道理當如之何也若不如此熟思審處則其事必敗雖聖人亦不能救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一說末如之何句謂自是其愚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亦通

子曰群居終日　章

群居終日易得為惡亦易得為善但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不可以不戒○此今時學者之通患也學問的工夫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如此纔有長進今之學者群居終日既不是造次又不是顛沛何等好時節好景致卻去閒用心機閒事說閒話的時節多關要緊要幹正經事的時節少真箇

難矣晦菴子對問學者云汝輩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晦菴云便是不曾做工夫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豈有長進之理嗟閒坐且難矣况於行小慧而不及義者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君子於事之來義不可者不行義可行者行之是義以為質幹也然行之若無禮恐義勝而過於直也故又禮以節文之隨行之則出之不出之若不遜恐禮勝而過於嚴也故又遜以和順之行之出之則成之矣然不信亦虛文耳故又信以成之而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夫以一事而衆善之悉備則事事可知矣其備是君子哉君子哉是贊其有蓄之於凡事都從一心裏處置君子處事如此必其學問精到養得

心體純粹完全纔能如此盡善也不然臨時何能襲取縱能襲取一二亦何有如此之盡善哉聊庵子謂君子之道似然

子曰君子病無能 章

君子病無能只是求其在我者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若有人知之意則亦是正誼謀利者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 章

陽明子曰称字去聲讀是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称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聖學[illegible]實不務名若称字平聲讀是聖人教人好名也有是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 章

此以上三章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楊氏之註可看○求是

心裏求疾是心裏疾病是心裏病不求諸已是不求治心之藥也疾便成箇疾病便成箇病矣柰之何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章

矜若立異有心於立異者未嘗不爭群若苟同有心於同者未嘗不黨此慮君子全是養之純粹處已處人皆順理而無心矜以持已若循邊幅者然是是非非自處以理無心於異也而何爭之有群以處衆若無邊幅者然是是非非不肯徇人無心於同也而何黨之有○矜字為主不爭是矜得好群字為主不黨是群得好明道子端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便有此氣象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章

通章重在聽言上須一串看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此正君子之虛心為天下慮舉人不必是舉之在位凡與其為善無論君子皆是也舊作明於用人而公於用言兩平看不是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聖門之學只是為仁此章合衣言恕者仁恕是一理恕是為仁之次子貢嘗以博濟為仁夫子病其遠又嘗以仁自任夫子知其未及故此以恕告之正是取譬之近者行之而久便可以及乎仁〇一言是一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字之義人之終身只有此心心既同然的己此心人亦此心恕者如心也如此心以施之人心不欲者勿施而施者皆心之所

欲於己無私於人亦有濟矣故可以行之終身○曾子以恕
爲絜矩之道孟子以恕爲仁之莫近萬物只此可備天下只
此可爲爲聖爲賢爲帝爲王之事業不遡就此究析之耳可以爲常行而忽之者

子曰吾之於人　章

夫子於人惡未嘗不稱然惡止於是稱之亦止於是誰是吾
所毀者善未嘗不揚然善止於是揚之亦止於是誰是吾所
譽者如有所譽者亦是有所試而知其將來之可成是以譽
之而成其美也今雖不免於毀將來亦不累譽矣且不爲
而况於毀乎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是非自有公論
畏毀者多自脩好譽者多自損好毀人者滅天理好譽人者
逢迎下○譽人者使人爲君子而已非爲小人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毀人者已要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而非人也謂之何哉

斯民也二句不是說下之人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聖王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好其善無有作好惡其惡無有作惡一向來原是如此行一毫不可枉吾安得以毀譽行於其間世之盛也直道行世之衰也直道廢然而民心之天有終不可戕滅者即是先王之直道在也故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要知夫子之無毀譽本是自然而然其為此言只是願與斯民共遵直道以見三代之盛云耳非有所制而不敢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章

古者史闕文不敢自信焉借人不敢自私世道衰微人心不

古好作聰明造爲事端挾巳所有欺人所無即此推之禍痛不小夫子所以傷之不然直細事耳言之何益○古道猶及見者只此兩事時巳偷了今又併此兩事亡之偷益甚了自後又不知其何所極也○子路之賢猶不闕其所不知子夏之兩益亦不借之於顔子則闕文借馬者無怪乎時之亡矣○春秋夏五郭公之書闕文也遇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之則借馬又不足言矣夫子之以身教若此其如時不可挽何哉

子曰巧言亂德　章

巧言說得有理似是而非聽之者惑於是非而無所守故亂德此亦德之淺者若周于德了雖巧言亦不能亂○忍是禁制而不發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制其愛匹夫之勇不

能忍制其忿溺愛不能制者必誤人忿怒不能制者必取禍故亂大謀○小不忍之忍不可有合當忍之忍不可無書曰必有忍乃有濟諺曰忍過事堪喜又曰忍字救災星要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此忍可無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 章

好惡本有自來衆好衆惡公論分數又多夫子必察之者蓋犯衆惡時恐有不得已處其衆好者又或出於黨同此而不察則惡之者無以開其自新之門好之者反以成其所為之不善其失不專在人而吾亦與有過也故必加察焉○察人者須要心裏無私意方能察得稍有私意則於好惡之公者反以為非了心是個鏡無塵障空空明明妍媸終不能逃以

此見察人者要以自察為先

子曰人能弘道　章

人能句重非道句帶說夫子之意總是說人能弘道而責成於人也○道體無為人心有覺要之人心即是道體弘道亦只是弘其心弘者大也心之分量本大但為私意所累見得狹小若克去私意保養此心的虛靈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大其心即是大其道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心大百物皆通乎變萬化一以貫之若此非弘道而何耶○此可與中庸道待人行章參看君子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以尊德性也德性是心心一盡而三百三千之中礼天地萬物之位育上下治

亂之皆宜便是弘道矣若外心以求道便不是道不弘其心
而欲道之弘者根之不植亦未有能生者也即如今人外邊
講究外邊粉飾的事業果能弘道乎哉

子曰過而不改　章

人孰無過只患不能改過而不改者終謂之過若過而能改
則亦不謂之過矣奚必以過為諱濂溪子曰今人有過如諱
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章

夫子終日終夜而思亦不是徒思道理無窮愈思愈精愈微聖心
所疑注者違天之奧盡神之蘊豈得無益此是恐人之思而
不學故設為之詞云耳○思而不學便落玄虛之境而無切

實心身之學則以心體之而有實得之是以身行之而所得者又不至於危殆以此知思不如學矣○問思之時不食不寢學之時又如何曰想亦是如此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分明也曾說了此是何等工夫今之學者全無此矣雖然此非學者之罪教者之過也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徒舍科舉之業別無學了故學之者亦以為苟足應有司之求而得志於科第則亦已矣何事乎忘食忘寢而汲汲為心身之學也是以頹惰而不返縱得一第之榮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使其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忘食忘寢以至乎死而後已矣豈敢一息之少懈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章

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雖不謀祿而祿亦就在其中
然祿在其中者理是如此君子之心只是為憂道而學非為
憂貧之故要以此而得祿也○謀以耕說憂以心說耕也餒
在其中只借以起下句既云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以
君子之心為求祿故又云憂道不憂貧○問貧富有命憂之
無益然明知而不能去又知失意亦知是命非憂可得而排
之不能奈何曰去憂貧之憂不去是有欲富之心為之根去
失意之憂不去是有必得之念為之根根在惡乎去苟無外
慕自不知貧究非必得今則何失故去欲之道須從頭理會
末稍理會不得謝顯道曰屋柱無根一折便倒此之謂矣

子曰知及之章

天理以存存為難知及之是此心洞見得天理了然稍有私慾錯雜此理便又間斷雖得之而必失之仁不能守之者猶云不能以仁守之也○莊是知及仁守天理常存之發見處雖云容貌然亦豈有終日如泥塑人之理凡一言一行進極作則處莊重受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是莊以涖之也○動禮亦是知及仁守天理常存之規為處禮者天理之節文分分明明最易得提醒人動民時須要有此綫切中人心不覺鼓之舞之自然而興起如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民便無怨於亭長又如云雖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民便叩頭而讓田綫他一箇把往來之禮打動今一箇把長幼之禮打動今是以天理之節文來作興之也○若一味莊重而動民處尚欠

這些妙法亦是未盡善者矣○知及仁守是心裏的大根本莊涖是發到外面的大體段動以礼又是大段裏的一點機括本末兼全大小畢舉矣非學問之極功也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章

觀人當於其太不當於其小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故以大事觀人君子小人終可辨以小事觀人君子或不及小人而置於無用之地○問君子不器小事何以又能不得曰君子亦有差等此君子是大體正當的人雖細微處有未盡亦無害○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君子所長者大所短者小故棄其小而取其太小人所長者小所短者太故棄其大而亦取其小○驥有千里之材

而捕鼠不及一貓象有千鈞之負而逐兎不及一犬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者也馬渤牛溲敗鼓之皮兼收而並蓄待用之無遺可小知而亦可取者矣

子曰民之於仁　章

民之於仁二句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當為也水火二句言仁又無害於人益以見其當為也○水火以養生而仁則為生生之理水火以全形而仁則為形形之然有形無理並肉之軀雖是有生亦終何用故以仁與水火較之水火不可一日無而仁尤不可須臾離者此之謂甚於水火也然水火雖賴以生亦有時蹈之而死仁則未有蹈之而死者生生之理無時而可窮無往而不利即不幸而殺身死者形耳而形形

者未嘗言死猶生也然則吾人之生生不死者惟仁而已矣水火米若是班乎水火且莫甚於仁矣況其他無關於生死者乎○甚於水火內惻隱子云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先說出害了恐蹈而死者說不去不用亦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章

此與上章都是勉人之為仁上為仁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為粗知仁之為美而不勇於為之者發○當是擔當之當只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肯不讓於師是若不讓之耳不是與師抗禮○當仁是天下第一等事第一等事豈可讓與別人做師且不讓則人可知矣○人也有該發揚時不讓於師是何等勇猛發出子謂趙子新云莫堆堆地

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發揚便是不讓的氣象矣○締川子曰大丈夫不務天下之名而務天下之實不爭天下之功而爭天下之任故不求自得而徇外為人以逞能悖欺者非也避逞能之名而不敢任事避悖欺之譏而不敢當仁者亦非也今世俗之見欲為仕途利達之計者務韜光隱智深情厚貌以媚世取容而不自知其為鄉愿之流聖門謂之賊也仁以為已任而敢當之不讓者如此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諒皆是固但貞是擇是非而固固得正的諒是不擇是非而固固得不正的固雖似而實不同君子於此或固要為乃是擇其是者而為之不是不擇其是而必於為也或固要不

為乃是擇其非者而不為之不是不擇其非而必於不為也
是貞不是諒此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也歟○不諒不是變通之說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礼男子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毋食之曰必先有志於其事然後敢用穀也至於事君而可先食後事乎○事君無論官之大小事之輕重敬事之心皆當一致若只重敬事上後食帶着說後字亦非先後之後乃委而置之全不以之繫念也若以為後着而猶有謀食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忠臣義士都從學問中來平居問學養得心體純潔絕無私徹之累者做官時自是不苟若平居以利為討則官到手時正是羊投餒虎未有不貪饕者

矣○君臣各要自盡敬事後食臣道也忠信重禄君道也我
文皇帝初定禄米之例一二品者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四品
者米鈔各半五六品者米六分鈔四分七八品者八分米二
分鈔九品雜職並全支米所以禄臣下者重矣奈何正統而
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米三分鈔七分者雖九品雜
職亦然夫國初鈔法通行猶之可也後來鈔一貫僅值錢二
文耳禄之薄一至於此恐非所以養廉而亦難責其敬事也
初年之例誰復為吾一吐而行之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之氣習善惡固以類分然其性則皆本善者教所以变其
習而反於性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不復論其類善者

教惡者亦教重不棄惡一塗○王良之馬不皆騏驥也良執轡而馳試之於郊徐則徐疾則疾旋轉之際如一焉雖有駑劣不才者亦化而為騏驥當其化也焉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目侍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曷為而頓異也獨良知之耳焉之才質得於天者已定良豈能增益之耶能作其氣而已矣故以驥待焉則焉皆驥也以駑劣待焉則雖有善者亦失其所為善矣教人者亦以擬以驥而作人可也待人以駑劣哉何而不失人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字虛看有善道有惡道有正道有邪道道不同者各有其謀彼不能為此謀此亦不能為彼謀也○南容云燕雀不能為鳳鳥慮彼所求者屋之翳尾之隙也鳳鳥一舉有千里之

志德不盛義不太則不至其郊也君子小人之不相為謀亦猶此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

凡文章制作之類皆辭也達是達意達理者能達意達意了更要加富麗則理反為所晦而意反有不達矣而已矣守盡存乎我

高皇帝嘗諭群臣曰唐虞三代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萬世法漢魏間猶為近古晉宋則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自今為辭者務從簡古典雅以革弊習此諭可為命辭之法矣○科舉之辭章也只要達便止不必分外求不程子云舉業但可及第即已矣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方是惑也○分外求不便至有所妨奪却是科舉累人

了晦庵子云不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據吾所得者達爲文辭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而不悔則雖日日應舉亦不累矣如今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得孔子

師冕見及階　章

師冕來見必有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又謹告之○然者然其爲道但是道非我之自爲固古者相師之道我惟率而行之也○古者設眡瞭以相瞽祀而登歌便相之於祀射而登歌便相之於射危便與之持顛便與之扶是爲相師之道○夫子之心天地至仁之心也天地有此至仁欲萬物生焉夫子有此天地之至仁欲物不遂其生者爲之生之焉相師之道有感而通聖人亦不自知之也達之則老安少懷

萬物咸若矣康節子曰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其夫子之謂歟

季氏第十六篇

季氏將伐顓臾 至 何以伐為

自冉有季路見孔子至是誰之過與見二子不能閑邪於已然自顓臾固而近於費至蕭墻之內也見二子又不能弭變於將然○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囚桓子冉有時年十八未曾仕哀公十一年纔為季氏宰伐顓臾必是康子季氏將伐顓臾是要取其土地人民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魯亦未必有犯於季氏○二子同見夫子每每責求者求尤為季氏用事且強兵者先富國求之聚斂已先為用兵之地了夫子是窺見他病根處說

周之先王封顓臾以主東蒙山之祭是立國出自先王也且
在邦域之中又不是敵國外患也爲宗社稷之臣又不屬季
氏之管轄也伐邦域之中是大不智使得罪一邦之人伐先
王之封國是大不忠使得罪王朝之君伐社稷之臣又是大
不忠使得罪本國之君此夫子判斷大義之辭季氏的供案盡在此能無懼乎
將有曰夫子歎之至是甚之過歟
周任是古立言之人不是史官夫子嘗爲昭子欲殺豎牛引
周任言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至此又引其言以責求
陳力五句皆任之言也人臣能盡力便就其位不能盡力便
止而不就如將之立相將以持危扶顛者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焉用彼相矣顓臾之事求謀之而不欲而不諫是亦危不

持顛不扶也焉用爾爲臣乎○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中便有人典守了出於柙毀於櫝中是典守者失於防閑之所致不是虎兕龜玉自出自毀也故曰是誰之過與顓臾之伐季氏出兵毀矣典守者二子也雖云不欲亦合諫止其欲伐乃辭

冉有曰今夫顓臾　二節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曰者不曰也求不曰季氏爲顓臾害而欲貪其利却爲之辭曰後世必爲子孫憂是反以顓臾爲季氏之害也此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前欲字只當要字看此欲說及欲利必爲之辭是求爲季氏辭不是爲自己辭也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求殆陳賈之徒而非吾徒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　二節

此與下條泥說有國有家者之事李氏欲取顓臾只爲患寡與貧而貪其利也然豈知寡貧之不足患而不均不和者爲可患乎○蓋均無貧和無寡是解不患貧不患寡之意君臣之間若不均不和而不安彼此相陵不奪不饜是促其貧寡而傾也惟有君臣還均各保分內的土地便不至於貧君臣相和各保分內的人民便不至於寡既均既和而安亦便無傾覆之患此其不利之利利之大者也而不必於貪分外之利矣○問據不患二句合該云均無寡而又以無寡屬和合該云安無貧而又以無貧屬均語法參差不相蒙何也虛齋子曰聖人文字錯綜都出於自然原不在字眼上箇箇要相蒙究其理則亦未有和而不均均而不安者故謂均無寡可

也謂和無寡亦可也謂安無貧可也謂均無貧亦可也字不相蒙而理却相通讀之亦自覺疏爽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內治之脩如是遠人亦無不服者設有不服但當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文字對武字看不勤兵而脩德便謂之文重來之上安之亦只是不替此文德之脩耳○春秋書蕭魚之會以晉悼公推誠待鄭而鄭自服也書澶淵之盟以晉士匄不伐齊喪而齊自服也脩德來遠信不誣矣

今由與求也　二節

顓臾在邦域之中又以為遠人者對蕭牆之內看蕭牆為近則顓臾為遠也由求相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是不能脩文德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不能脩內治了乃謀動干

戈以伐顓臾而曰恐為季氏子孫憂殊不均不和内變將起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就在他蕭牆之内也後來哀公果欲以越去季氏夫子之説驗矣嗟嗟春秋而下不戒顓臾之事而被蕭牆之禍者豈特一季氏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　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空説礼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是有道礼樂征伐自諸侯出便是無道亡天下有道礼樂雖掌於宗伯征伐雖掌於司馬然不過為天子守法無敢變礼易樂擅兵陳旅者總是自天子出亡自諸侯出希不失者諸侯既來天子大夫亦效尤而乘諸侯自大夫出希不失者大夫既乘諸侯陪臣亦效尤而乘大夫陪臣

執國命希不失者乱極數窮又將返其初而歸之天子也○十世五世三世只以理斷其大約如此不是限定世數故称遂以疑之其或過此數或不及此數如田齊三晉之五六世秦政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之一二世三四世者皆同歸於失亡○天下無道先從礼樂上僭起礼樂乱而後征伐之權下移禮樂之中礼又為先而樂為後蓋辨上下定民志者莫如禮禮亂則上下無辨民志不定而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從之而起治天下者以此先要在礼上整頓

此又因當時列國之政自大夫出說政是礼樂征伐不在大夫便可以該不在諸侯陪臣之意

此又因當時為人上者不免庶人之議說天下有道謂自天

子出而不在諸侯大夫陪臣故庶人不議○巖泉子云議是公議天下有道直道明於上公議便在黨閭天下無道直道不明於上公議便在草野是非不別讜論不行而使屈伏於山林之間其景象何如耶不是心非巷議也亦通

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又因無道及於有道終以古而傷今終欲以今而為古聖人之意惓惓矣○問陰陽交運否泰相仍天下無道亦時勢然也如何得常有道曰平陂往復者雖天運所不能無而艱貞勿恤者則人事所當盡也天人有交勝之理當其交而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久之道若但諉於天運而人事之不修則是我生不有命在天之紂矣建中豫有奉天城之德宗矣豈聖君賢相所以造命而回天者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章

此因前章之論而及於魯事父子相繼為一世世數或有長短故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以公室世數計之則五世以大夫世數計之則四世公室大夫亦不平重只重大夫之專政竊祿上○問此時陽虎作亂三桓的子孫已微夫子不是預料之亦何必說他曰此蓋自上章礼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意推來見今三桓的子孫已到四世其微也宜矣○自古小人剝君國以為已本欲為子孫無窮計也然不知臣之富貴賴君國而有之者亦賴君國而保之苟君亡國破矣臣亦安得而獨保其富貴耶不特三桓為然古來小人剝得君國盡後曾有幾人不至於微者况亦不待君國之盡而彼

且先微矣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已夷三族漢未滅而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明皇幸蜀而李林甫楊國忠已斷棺鞭屍斷頭洼梁亡唐祚未終而已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又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等已死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已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韓侂胄已削奪官爵剖首淮濱以此觀之誤君國者祇以自誤也剝君國者祇以自剝也無論子孫之微即其身已先君國而微矣嗟嗟小人亦何益之有哉孰若忠君為國而共保富貴於無窮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　章

此論友之損益是損益之係於人者也○直諒多聞雖常情所欲憚然友之卻有若便辟善柔便佞雖常情所狎悅然之友

却有損誘千金之子而為声色之媒者必起於無頼之傳徒誘乾来之民而為穿窬之盗者必起於不檢之悪少友何可以不擇耶○此直字是直言無隠的人諒字不對貞字看是忠厚不変詐的人交直得以聞其過交諒得以進於誠友多聞得以進於明故益矣○凡事要人自理會縦得了益友又得箇有益之師在上也須自己求益總好晦庵子云師友只做得箇引路的人做得介証盟的人陽明子云師友譬之婚姻聊為人之媒妁耳至者还要自去理會

孔子曰益者三楽　章

此論楽之損益是損益之係於己者也○楽節礼楽便精神愈歛性情愈和楽道人之善便志向愈正襟懐愈宏楽多賢

友便覺感愈衆善端愈發故益矣○節禮樂者不只在外面辨其制度声容之節心裏以禮樂為好制度声容之節纔一毫不敢踰过道人善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已能為善見人之善自不覺與之相投多賢友者前後左右都是善人聞者善言見者善行自有一般可快樂處以三樂之益加以三友之益則人已交脩而其益寧有涯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　章

此三愆俱是言過言貴得中躁者先時而過於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中瞽則冥然而不知所謂中也○鷄有夜鳴者人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以問龜山曰不祥奈何龜山子曰夫鷄鳥能為不祥也夜而鳴鳴非其時也

旦而不鳴不鳴亦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若使時然後鳴就從而烹之乎瞽者躁者夜鳴之雞也隱者旦而不鳴之雞也皆不祥也豈惟慾哉吾懼其莫免於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章

此三戒是以心志御血氣不為血氣所使者色鬬得自少至老俱當戒但三者亦各有血氣而有甚之時故各指其甚者而使之戒也○血氣害事不小心性在血氣中吾人處事若不提醒心性的靈明作箇主宰便被血氣纏倒便被血氣陷害君子所以戒懼慎獨之學若本領上得力則三者亦自不消戒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章

君子有此三畏只一畏天命便尽了却云三畏者天命大人聖

言自是三者也○大人聖言雖與天命作三平看要以天命為主大人是全得天命的人聖言是發得天命的言畏此二者亦以畏天命耳○君子所畏只在此三者則此三者之外毀譽非所畏矣利害非所畏矣生死亦非所畏矣故自聖賢所畏者觀之君子有畏也書曰克自抑畏是矣自世俗所畏者觀之君子却無畏也語不曰不憂不懼矣乎

小人三句亦平說究其病根則在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悖之凶不畏故也書曰弗畏入畏是矣君子脩之吉畏故也禮曰莊敬日強是矣學者為君子乎為小人乎若曰為小人也則豈欲避吉而趨凶矣乎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章

此論人之氣質大約有四等生知爲上提起看學知是次於生知者困知是又次於生知者不學是尤下於生知者○學知者不待於激而自學困學者激於事理之不通而學以求通也○天之生生知也不數而其爲學知困學也常多不以在天者自限而以往人若自強及其成功一爲夫子之意全在此處○此知字全是行處見之不止于曉得若只是曉得緣何又說困而學之困而不學學字便兼知行矣知行是合一之學後儒何苦分而爲二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章

聖人不思而得君子未至於聖人便須以思爲學○思是心裏思視聽等皆心的發竅處九思工夫乃視聽言貌以前提

醒此心要視明聽聰之類不是臨事而後思若待臨時則一
心視聽一心又思如何為聰明如何為不聰明心勞且拙矣
且視聽處未嘗無容貌亦未嘗無言事若一心思聰明又一
心思溫恭又一心思忠敬安得幾許的心勞拙益甚矣此之
謂多岐之學○此心常明常覺在天理上到隨處發見時自
然中則如天理無壅蔽自然聰明無暴厲自然溫無躁慢自
然恭無不管自然忠無不謹自然敬最讞處自然問最穩當
自然思難最方正自然思義種種色色自有許多的妙處要
皆一箇天理隨感而見也分爲說謂之九思總會說只是一
思思一箇天理便盡了也○此云君子有九思他日又云君子
有三思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

施是恩也亦只思一箇天理而已矣吾道一以貫之信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章

此二條一是成己之始事一是成己成物之全功重在後條舊說以好惡出處作兩截看不知好惡是好惡何事求志達道舍好惡之外又有何事也○善是天理不善是賊天理者求志是求此天理達道亦是達此天理而已○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等人亦看得過只恐他結果小行義對隱居說不要看得重志即所達之道道即所求之志始而獨善於一身終而兼善於天下此等人結果便大矣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　章

景公千駟之國君也死之日民人心思慕之際也而且無稱之

者更不消說後世夷齊首陽之餓夫到于今則人心易忘之日也而且稱之更不消說當時矣○景公富矣而民不稱焉齊異哉而民稱之可見人之所重不以富而以異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詩其斯之謂與○夫子原不貴名此曰無德而稱到今稱之者不得已誘人之辭耳○遜志子曰縱欲而貪富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貧而懼名之不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多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予昔舟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偽主其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

莫有知者矣及至西湖舟人數謂予其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其主盛時擅數州之富驅百萬之众而給其所欲其宮室車服妾媵珍寶嬖從師徒僭擬王者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至此處士在時破廬敝褐野鶴羸童出入烟霞水石之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年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也且處士一詩人耳而猶若此況君子之希聖希天者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萬年乎予以是信衆人之所為者果可悲而不可以笑君子也此說與此章意同正好參看

陳亢問於伯魚　章

夫子嘗獨立他日又獨立獨字正見無異聞也蓋獨立之時群弟子皆不在側若有異教便當在此時聞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無異聞可知矣他日又獨立前時若未及教者他日宜教之而所聞者又不過如此則終無異聞可知矣○聖賢之學止有此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調養此心者氣質未能變化則心體不能渾融須要調養得力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激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辭氣和平而能言便德性堅定品節詳明而能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不在心體上做工夫只勦詩禮之糟粕而已者何以便能言能立耶○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遠其子陳亢始以私其子為疑終又以遠其子

為喜怒終以私意窺聖人也陋哉

邦君之妻 章

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以妾為夫人如春秋所書風氏嬴氏之類是也夫子有正名定分之志故以古禮示人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此是一總語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稱謂之審於本國者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是稱謂之審於異國者夫君謂之夫人矣本國謂之君夫人矣異國亦謂之君夫人矣何尊且貴也而可以卑賤者為之哉

陽貨第十七篇

陽貨欲見孔子 章

陽貨欲見夫子晦庵子以為欲使助已為亂愚意不然伯夷之不助盜跖比干之不助飛廉人人所知者夫子之不為亂黨陽貨豈不知之而顧有助已為亂之望則是王密之金誠者以伯起亦有可援之嫌也何以為夫子發夫子負天下之重望貨之欲見不過欲得其拜已以取重於天下並與王驩欲得孟子與言之意同○陽貨不是大夫却專大夫之事故以大夫賜士之禮自居○陽貨時其亡而歸豚夫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不是學小人套子不拜則失已之禮拜而在家則墮彼之計故不得已瞰亡而拜○拜陽貨亦是不終絕他要他為善之意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為小人而終絕之便失含弘之義且將盡天下而譬君子矣又安得化不善以為

甚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皆由於不絕耳此又夫子拜陽貨意也易之睽曰見惡人無咎其此之謂歟古來奸雄行事未有不假託名義者陽貨當時奔齊曰吾將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貨之作亂自以為不失時從事而救邦之迷亂也故以懷寶失時譏夫子○日月逝便是歲不與歲既不與我以壯年老來無復可為者豈可終於懷寶而失時夫子曰仕是未嘗不欲仕也仕而曰將則亦未嘗必於仕矣○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己身上說故將仕處不可云吾將不終於懷寶失時也若然則是自認着不仁不智了可乎○招之使來呼之為爾識之以不仁不智陽貨亦甚倨矣夫子待之只平心易氣如尋常答問一般真是聖人氣象

子曰性相近也　章

夫子見人之善惡相遠者皆諉之於性故曰性之初也人人相近不至如此之遠所以如此相遠者習使之然耳豈可諉之於性○性字只以性字還他不必作兼氣質陽明子云若說氣質須如剛與柔對何如相近得性初來原是同善的但剛的習於善為剛善習於惡為剛惡柔的習於善為柔善習於惡為柔惡便日相遠了然既不兼氣質何以但云相近蓋近字是對遠字說非竟是說相同不是尚有未盡同處○晦庵子以性字作兼氣質氣質之說起於程張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為落在氣質中故善是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舉而並說豈是有兩箇性乎夫性一而已矣氣質不是與性並對的只是性所麗着也雖是麗着而氣質却亦不能掩性如氣質好的性固是善氣質不好的性亦何嘗不善來只看世上極惡大罪的人氣質到了極不好處然呼他為惡人為罪人未有不羞不怒者便可見性之皆善而氣質不能掩矣蓋性落在氣質中猶水落在土中雖為土所汨而不清然源頭本清故澄之而清者自出性雖為氣質所汨而不善然本來是善故觸之而善者自動孔孟所以只道箇性善不把氣質對舉而兼說者說氣質便包不得性善說性善氣質就在中矣兼說氣質不善的猶可自諉而天下難於平治只說性善則不善的

無所逃罪而天下之治可幾矣程張之說只好說與吾輩孔孟之說却是可與人人道者也噫此所以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萬世之太平也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舊說上章是論中人之性相近而可移此章是論上知下愚之性一定而不可移乃兼氣質之說即韓退之性有三品之意時文依他說亦無害○陽明子云上知下愚還是不肯移不是不可移也若說不可移則天下有不可移之人乎下愚若肯從事於學亦到得上知地位其不移者自暴自棄而已夫豈性之罪哉

子之武城章

禮樂不專是絃歌性子游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有絃歌之

聲割雞焉用牛刀夫子本是深喜而言則若相嘲看子游之自信如何○君子小人方其為學時猶未曾分後來為官者則是君子以此道而愛人為民者則是小人知此道而易使○道字雖說得濶亦不外禮樂即吾心之中和也外邊礼樂制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吾心之中和而達之吾人則借此以調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中正和樂之心消其乖戾麄鄙之氣純是天理自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焉豈不愛人乎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尊卑上下自不敢亂焉豈不易使乎○君子小人都不可不學道為政者所以要以道教之武城雖小亦必有君子也教以禮樂將使君子之愛人而已亦必於小人也教以禮樂將使

小人之易使而已是偃之為政蓋得之於夫子者也而今饋以為焉用耶○夫子自實其戲正見子游說得是處所以嘉其篤信也亦是勉二三子之意○子路嘗拯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夫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亦與此章同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其此之謂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　章

公山弗擾召夫子是以禮來聘召與召之則不往見之召不同○子路云何必公山氏之往恐其不能用夫子也夫聖人之不助叛人天下所知者叛人不召逆黨而召聖人分明無為惡之志矣故夫子云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必用我也如有

用我者緊帶過說吾其為東周乎○夫子若往公山必有妙處成就弗擾不是棄弗擾而自行其道若棄他於吾道之外便亦不成東周○問弗擾縱成就得亦安能興之為東周曰夫子之意不專在弗擾蓋欲藉此以得魯柄耳當時此輩挾魯邦域之中以叛若不去馴化他曾可為耶○魯在周之東為東周亦不是要魯為天子只以西周之道興之於東方也其故周不可東何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　章

恭寬信敏惠都是為仁之工夫仁是天理天理即人心也恭者心不放寬者心不隘信者心不欺敏者心不怠惠者心不私五者能行心便無外能行於天下心便無間心存即是理行理得即是為仁矣○先事後獲有事勿正是聖門家法此

處以效告子張者子張是務外的人必有干祿之慾故就他病痛處引誘他孟子告齊王好貨好色好勇是從此中得來有奪胎換骨之妙此聖賢所以為善誘人歟

佛肸召子欲往　章

佛肸叛時由卑褻衣就齊、佛肸脫稜而出之亦不是不善之甚者故來召夫子○古人有守堅白之學者不善不入是也然堅白是執方之論縱至堅亦有不可磷雖至白未有不可涅者所以必須固守聖人之心神明變通與世推移隨時運用不是執定堅白之學者夫既不曰堅乎人誰得而磨之而又焉磷也既不曰白乎人誰得而涅之而又焉緇也此聖人神化之妙可自信於已者故下緊承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天生一匏瓜根蔓雖維係必使見食於世天生聖賢懷道抱德必將見用於世匏瓜空係而不食是置物於無用之地為虛生矣非天生物本意君子若膠滯而不仕是置吾道於無用之地亦為虛生矣亦非天生君子本意故曰吾豈若是而不一匏瓜若哉必如此看方是晦庵之註未妥

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佛肸弗擾之欲張公室者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此佛肸弗擾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使其可與有為則夫子為之必自有道不可有為則仕止久速之權亦皆在我而已矣彼何足以拘我而浼之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此是藥子路之病信直勇剛皆就子路所好者言仁智只統言天下之大道理○六字之好是空慕箇名色只在皮膚上做工夫未曾究竟其理者故有六蔽○剛勇一般此處分說則敢於為者謂之勇忍於為者謂之剛狂是躁率亦與狂狷之狂不同○問六德必須好學然後無蔽何也曰六德之中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其理尚多在若不好學以究其理之精微則隨其所向之偏必有不當施而施者是於六德反遂蔽矣○好學之學心學也心本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心學的工夫有此工夫便是好學便神明所照無蔽不徹衆理時出而萬事妙應矣六德有不[illegible]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小子何莫學夫詩者何為而莫之學也蓋詩而無益於人不學可也乃詩之於人則其益多矣何為而莫之學乎可以七句正見不可不學之意○可以興就心裏說可以觀就事上說可以群就處常時說可以怨就處變時說○邇莫大於父可以事父則凡所以宜邇者可知遠莫大於君可以事君則凡所以宜遠者可知君父而忠孝則大倫於是乎不廢矣鳥獸草木而多識則小物於是乎不遺矣○章末要補小子何莫學詩之意○看來詩固可興而可觀一吾心是非之公者為之也詩固可群而可怨一吾心性情之正者為之也詩固可篤倫理而資多識一吾心之良知良能者為之也善學者

不求詩於詩而求詩於心斯得之矣若只學之於詩而不得之於心吾恐詩之所有者可學也而其所無者何以處之是猶鸚䳇學人之言談所不學者便不能矣亦何益之有哉

子謂伯魚　章

女爲周南召南是命其學二南也二南詠歌的是人情物理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近一步也不可行况天下之遠乎書曰不學面牆此之謂矣

〇二南之理要之本具於吾心學二南者亦只以之調養此心耳猶儒家之學只要養得自身的鉛汞龍虎不在外邊搬運做工夫故授靈寶法十二科者曰真機實在心授不在文字之間不誤三千後人者曰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

二南諸書是璽寶法三千功八百行哥學二南諸書者以結內丹為要而求之以外丹則可超天下而入大羅矣豈特面牆之訓破也哉

子曰禮云禮云　章

禮樂有本有文和敬是本玉帛鍾鼓是文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鍾鼓本末兼全方成箇禮樂夫子此處不是要盡去了玉帛鍾鼓蓋因當時人只以玉帛而云禮以鍾鼓而云樂故曰禮云禮云者豈止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者豈止鍾鼓云乎哉乎哉二字令人之深思而自得也本文只宜空說和敬意補在後不可露出

子曰色厲而內荏　章

此似為當時在位之大人說故云譬之小人○色厲而內荏

者外面為嚴厲之色若敢作敢為模樣內面實畏首畏尾不敢作為此等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中穿窬之盜穿窬盜利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事雖不類其心則一而已○看來此不是無實盜名無實者不過無管却非惡也內在的人心上已有實惡而假裝厲色以欺人要為掩益之計婦不潔者多佞舌更不潔者多無狀揚揚出入俾俾自負以欺人之人又欺試想之此心何如剛耶柔耶安耶不安耶唯恐有人戳破故夫子以穿窬之盜為譬憊人而可為盜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是謹厚之稱鄉原亦只是鄉人稱之君子則如見其肺肝豈肯稱之為原○直非不足以惑人唯似是而非者最易惑

人鄉原德之賊也人而至於爲賊可乎哉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說只見好說之甚若路上聽得却只於家裏說今日聽得却只於明日說亦是道聽塗說之類○天地無棄物聖門無棄人德之棄者是爲棄人矣哀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章

凡事君有大道義是已知義方可與事君方於君有益若鄙夫可與事君哉吾見其有損而無益也何者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有義未得富貴時營營然惟恐其不得既得富貴時又營營然惟恐其或失此其朝夕思慮只是此事縱然歷熟時亦只做富貴的齊首已身富貴之外絕不管君父之安

危國家之休戚只此一念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在下位便剝君害民貪贓壞法一切損於君者皆為之在上位便要分豈感恣意要寵閉塞言路交結閹官甚至導君以喪國亡家之事亦所敢為者其所損於君何如也而可與之事君哉

○空同子云鄙夫只是要作官不曾要作人夫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不以官也以若所為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衰運移一旦捐館與吾輩等耳傳之天下後世當云何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古之三疾今或有之猶為不善變也况并其疾而無之疾且無之又况其德之美者乎古之狂也肆肆便是狂今之狂也蕩蕩便不是狂而無狂之疾矣古之矜也廉廉便是矜今之

矜也忿戾忿戾便不是矜而無矜之疾矣古之愚也直直便是愚今之愚也詐詐便不是愚而無愚之疾矣狂矜愚是疾之名肆廉直是疾之實肆廉直者氣稟之偏也蕩忿戾詐則習俗之使然而非氣稟之過矣○三疾是疾無三疾又另是一大疾治心之學去疾之藥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吾人其苦學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正之與邪原自殊塗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亦有正不勝邪之時紫色一出而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鄭聲一作而亂耳人遂以為雅不如鄭利口與人以歡而不拂其意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此皆以邪勝正者也不可用紫似朱非朱等語亦不必待朱紫並陳而後能奪朱雅樂遂放此上二

何輕重在惡利口一句○紫色後來果奪朱朝服以紫為上矣鄭聲後來果奪雅樂歌舞莫非淫哇之聲矣況於聽言之際而有不為利口之所惑者耶

子曰予欲無言　章

問諸子多以言語觀聖人予欲無言何獨以之警子貢曰高於子貢者自得意而忘言固不必以無言示之下於子貢者將因言以求道亦未可以無言示之惟天資學力如子貢者猶不免以言語而觀故獨示之以無言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道者至天止矣然天何曾言哉惟見其四時行焉而道洩於四時矣百物生焉而道洩於百物矣天何曾言而亦何待於言哉○子貢云不言何述然天道不言而即其行焉者亦

於四時可述也即其生焉者亦於百物可述也夫子因時而制宜非天之時行乎物來而順應非天之生物乎學者於此而求之則亦自有餘述矣何待述之以言哉○道不在言黙而識之學而不厭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夫子元是如此説亦是如此而盡道他處且不必論只鄉黨一篇何言何動不見性與天道也子貢却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非以言語觀聖人耶誤矣若聖人有言處方見性與天道則天之不言者可謂絶無性與天道哉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辭以疾者絶之也義也使知非疾者悟之也仁也不屑之教誨亦是教誨之而已矣○臧孫曰愛我者疾疢也

惡我者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毒滋多孫紇

於此抑以夫子為疢耶石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云禮壞樂崩見三年之存皆數更火改見期年之已久

故欲為期之喪○三年之喪是禮樂之大者不能三年之喪

禮樂之大者已崩墜了更有甚禮樂○火之所在為燧鑽而

取之各隨其時之方色春為木木色青榆柳是木之青者夏

為火火色赤棗杏是木之赤者季夏土旺土色黃桑柘是木

之黃者秋為金金色白柞楢是木之白者冬為水水色黑槐

檀是木之黑者四時取火之不同以此

食稻衣錦旣期年之外說君子期年之外雖食旨亦不甘雖

聞樂亦不樂雖居處亦不安不甘不樂不安皆是心哀不忍如此○問三年之喪如何又食旨聞樂白先王之禮不以死傷生遇旨亦不得不食遇樂亦不得不聞○女安則為之不是真使宰我去為是深責之之辭

仁道之大者親親也宰我不親親而欲短喪不仁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仁人孝子所以喪必三年之故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雖終身喪服亦不能報者但終身喪服又不是禮故制為三年之喪聊以報其三年懷抱之恩是乃自天子達於庶人天下通行之喪也宰我亦曾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有三年之愛而獨不欲為三年之喪違天下之通制而忘父母之深恩不仁哉○宰我欲短喪惜者禮樂也

夫子歎終衰惜于仁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夫子之教彰彰矣宰我何在而不悶哉

子曰飽食終日　章

人若衣食不足不暇用心猶之可也飽食終日者旣有所資而亦無所用心眞箇難矣○博奕是不可爲的不有博奕二句假此以甚彼之詞用心爲博奕者猶勝彼止而不爲的人則其人品之下下亦可想矣○程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而可以悠悠度日乎夫子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此之極乎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終說姑待明日便是自棄矣又况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章

君子尚勇君子義以為上此君子是以德說君子有勇而無義此君子對下小人是以位說○君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勇自在其中葢義以為上者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天下之大勇○有勇而無義二句只見勇不可尚在君子則為亂在小人則為盜其害猶至於此其勇可徒尚乎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　章

子貢心下已有所惡故以君子之惡為問君子之惡亦不止此四事夫子亦或有感於時事而云也○人有惡當為隱匿若稱人之惡便是無仁厚之心上人之過當為掩護况本無

過而訐之便是無忠敬之心勇亦不可無者但須順禮而施

於其所當施若勇而無禮便至於為亂果敢亦不可無者但

須明理審得當而後為之若果敢而不通便至於妄作此皆君子之所惡也

君子之所惡是惡人之不善者子貢之所惡是惡人之似善

而非善者徼者好察人之動止自以為知人之智而却非君

子之智不孫者好陵犯上人自以為無懼之勇而却非君子

之勇訐者好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無隱之直而却非君子

之直此子貢所以惡之也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　章

此女子是婢子小人是僕隸下人養猶待也近之則不遜是

近之也難遠之則怨是遠之也難養之以禮自能消其不遜

養之以仁自能消其怨恨善養之道如此○宮妾亦是女子宦官亦是小人一不遜便生事於內一怨恨便生事於外然洗兒之錢可樂也而不能免馬嵬之辱甘露之禍可醜也而不能逃鳳翔之變唐祚猶未移而貴妃季述者不知其何在矣豈惟誤國之不忠抑且誤身之不智真女子小人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　章

年四十而見惡是見惡於君子若不善者惡之亦無害其終也已者四十不能作好人其趨向已定其術石已定更有何長進處○問人亦有晚年進德者何如一槩絕望曰晚年進德的人少人須要及時勉學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念及於此不覺寒心矣○晦庵子曰此心此理原無虧欠學者若

果有志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少年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理會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了若只立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回不肯進步不肯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可好可樂之實矣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是果誰之愆哉

微子第十八篇

微子去之章

微子有賢聲紂惡之若諫紂必被殺殺便死於無名且無以承祖宗之祀不得不去去是避去非適周也書曰我不顧行遯是矣適周在武王克殷後左氏載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問逢伯逢伯云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則去非適周可證矣○箕子諫紂不聽曰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解衣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柳子厚云微子已去比干已死若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以隱忍而為此也此意亦好○比干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也乃諫紂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怒剖視其心而死然紂云聖人之心有七竅是以比干為聖人也干果聖人乎曰聖人無死地若遇此境自有旋乾轉坤之事○三臣行事不同如比干之死其心緒固足表白於天下後世若微子之去迹似懼禍箕子之奴跡如怕死恐咲者不無遺論故夫子原其心而

總斷之以行仁者心之理也去者奴者與死者行雖不同俱是懇惻悟君真誠愛國而合乎理之當然其無愧於心一也故同謂之仁人夫子此言大抵為微箕分疏夫仁人而有一二尚足以為國殷有三仁而至於亡夫子亦歸為紂歎息矣

○問殷之亡也比干死周之亡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殷之亡以人周之亡以倍倍之壞以文蓋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宗從橫者也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洵之言如此秦何人也而與干較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者也設使干有術亦效秦揣摩抑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抑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湯武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無術矣

後世欲得仁義之士者慎以文媒倍哉

柳下惠為士師

柳下惠仕魯時三家漸以用事刑獄必有不平處惠不由法以狗之是以常常是黜三字不拘定是三次○三黜不用者以其直道而事人也夫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雖去而之他亦無益者其必枉道後可耳枉道而事人則就此亦見用了何必去父母之邦譬之楚鴞適吳變其音就楚可也若不變吳亦射之矣○直道枉道汎說不專說治獄直道難容是得無可去枉道易合見得不必去○惠是謚與夷齊之謚一般惠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宜謚曰惠○三黜既不去詞氣且雍容惠可為達者矣

盖宇宙之間升沉得失榮悴憂樂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能一一俱中人意也達者視往事渾如夢幻其順意處是偶然則拂意處亦是偶然若執着前緣但求順意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象何可得耶往者東坡子紀春夢婆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人耳達者謂如何哉

齊景公待孔子　章

景公待孔子是公與其臣議待之之禮孔子魯人故欲以魯君待季孟者待之吾老矣不能用是因晏平仲說孔子當年不能究其縕累世不能殫其學故曰老矣而不能俟也○若季氏二句是待之之禮不誠吾老矣二句見用之之意不然

孔子行固重在老不能用然亦承季氏則不能來程子云季
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者愚意不然堯
與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使景公以季氏待
孔子亦未為過當乃以季孟之閒待之禮便殺矣故記者先
述待孔子一段是豈無意漫述而曰不係待之輕重乎但若
只待以季孟之閒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不必去惟
復諉之於老此所以去之決也○老矣一語人切不要以此
置之於心形之於口老來歷經既多練練既久脩德者正好
此時成其德立業者正好此時成其業死而後已可諉之於
老乎夫子七十矣而後從心不踰矩武公九十五矣而猶以
抑詩為戒文王九十七矣而猶綿紀以作人盛德大業老矣

而成者未可𬣙數也老矣一語景公之事去矣易之離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其此之謂○問夫子以晏平仲又稱他善與人交如何平仲到此卻忌夫子而沮之曰平仲與夫子處幾年矣與景公處亦幾年矣他豈得夫子之為人如此景公之為人如此决不能相與以有成不如莫輕用之也縱若說平仲有忌而沮之之謀則是個小人矣夫子何以善其交而晏平之哉

齊人歸女樂　章

夫子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懼為之計而將致地黎鉏請先嘗沮之選美女子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陳魯南門外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遊觀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

大夫夫子遂行盖受女樂而去不惟顯君相之過且中齊人之計故因膰肉不至而去則君相之過不顯而巳亦不爲苟去也○美色淫聲無有之者是女樂溺於此便荒於政了尚可與有爲乎故夫子去之而有猗蘭之操彼婦之歌○歌操記此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女樂通宵千綾不惜寇萊公亦不能無損江湖日沈散[illegible]遺嘲鐵崖子之所損尤多矣大抵此事不惟損却德業亦且損却壽命司空圖云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眞可怵也若魏公盡遣女樂而曰令人心勞

仁宗命逑押女口出東門而曰若見其人恐亦不能出以此
一為賢君一為賢相德業詩書幾何能及哉
楚狂接輿歌　章
楚狂是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無道而
不隱故以為德衰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夫子之鳳如無梧桐何德之衰非鳳兮之衰梧桐之
衰也○楚狂有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以故身耕
而妻織不受昭王之金不赴河南之治是其用心唯在於絕
人逃世遠害全身而已矣
夫子下車欲與之言想是言事君之義救民之仁楚狂知渴

必不相合故趨而避之以滅其迹夫子遂不得與之言也○狂者夫子之所思與言之意接引亦惓惓矣彼狂者何幸而得近聖人盛德之光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

長沮桀溺耦而耕　章

長沮桀溺與夫人想皆不知其姓名記者因其人之實而名之沮者沮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夫者老人之稱○夫子使子路問津雖是不知津而問亦是接引之意

子路曰為孔丘長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走四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若是此人必知津處也子路曰為仲由桀溺復問是魯孔丘之徒者正要說出孔子是避人之士為其徒者無益也滔滔然天下

皆流於無道矣雖欲易之為有道誰肯用之而與易乎

子路行以告兼告二人之事也鳥獸以下夫子雖是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鳥獸二句是反與其從避人二句之意鳥獸非同類固不可與同群若斯人之徒則與我同類者吾非斯人之徒與之同群而誰與也豈可以避世而絕人乎○天下有道二句是反滔滔天下二句之意我欲以有道易天下者正為天下無道故欲與之易也若天下既有道矣則又何用易之乎○聖人愛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故謂夫子見天下之無道而恝然不愛者不可也謂夫子因道之不行不得以易天下而憂愁無聊者亦不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何往而不自得哉

子路從而後章

丈人殺雞為黍正見他田野的氣味見其二子又見他父子的閨閫此意是動子路之隱去○君臣之義敍是以前之倨長幼之節明是以後之恭子路行以告併前後事告夫子也○隱者也空同子曰隱是囂之反隱者惡囂之賊已于是恬而不棼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破囂保寂耳而不知其非道之中也益寂囂不于其迹于其心故囂棼而恬真恬者也囂溷而潔真潔者也囂塵而清大清者也此道之中也隱者知之乎○使子路反見之亦是接引之意（必有些說話下文子路所述者是矣）子路述夫子之意云仕而事君者義也不仕便無義且君臣之義與長幼之節皆人之大倫不可廢者二子相見固已不

廢長幼之節君臣之義何獨欲廢之而潔身以亂倫是以君子之仕正為欲行君臣之義而不至於廢亂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已知之矣○長幼之節不重因其明而通其蔽只重君臣之義行義亦只重不潔身亂倫上不徇利忘義是餘意然道既不行却又要行義何益也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矣○愚意夫子周流四方不是專為行義之故當時學絕教弛天下以此不得太平夫子周流四方大都為講學故也孟子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真知夫子之心者矣○看來自堯舜以至夫子不止一聖人也然皆未有如夫子之關室作壇設科講學且周流四方無處不講者以為不得

位而可如此則舜禹之未興皐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傅說在巖間固皆有聖人之學者矣不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與之共為也至夫子而始為此乎周流之處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人莫非學則亦莫非徒矣為徒者滿四方則道明于四方而太平亦可開矣此夫子易天下之妙術不必行義而後能之者其卓出堯舜以來之聖而世世為天下師者此也馬遷云夫子去來列國專以求仕至於七十二君而不用始歸而刪述六經誣哉○夫人沮溺楚狂律之以聖人固不能無過也然即其容止味其言辭以想像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而起慕彼於聖人且有所不足則其視富貴功名之人何啻犬彘也其亦當時之特立者乎以子路之行行而名

對乎沮溺拱立於丈人則其人品之高亦可知矣故毕謂四子者惟聖人然後可識其不合於道之中也下聖人一等歟自便其身固而敢於譏四子者可乎哉

逸民章

記者因夫子有逸民諸人之論故先叙其人名逸遯隱而不仕仕而不得行志者若辱就隱者認諸人中不免有礙○諸人皆有論斷只遺却朱張荀卿以張與夫子並稱謂其窮也借儒笑之其道也英傑化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則又過之矣

伯夷叔齊北海之君首陽之餓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真是不降志不辱身也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不重只重言行二句見辭氣雍容直道以柔連以東夷之子為夫子之所善則其言中倫行中慮而退乎他人之降辱者可知矣○順理而有序為倫人心之同然為慮其斯而已矣重取之之意不必說此外無可取也

虞仲斷髮文身贏以為飾夷逸云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使是隱居放言隱居放言者行未必中慮言未必中倫然身中清廢中權則亦不悖乎道而與他人之隱居放言者異矣○廢是放繳而令人廢之時當廢棄亦是知變通者故為中權權字不要說得太好

七人之行雖高然皆先有個主意在既有主之為可者必有所不可者在我則異於是亡云與他不同不是勝過之說無

可無不可是心衆如此心體最虛而融原無一毫染着累便有可有不可了聖人無此病諸心體自然如此是以無可無不可及事到面前來心體隨感而應原亦有可有不可也若到底漫無可否卻是箇糊塗人矣何以為夫子耶○士君子之處世也若水然通之斯為川也塞之斯為淵也升之於雲斯雨施也沉之於地斯土潤也體清以洗物也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也不傷于清必如此而後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者然哉

太師摯適齊章

此記樂官之去雖衰世之意原亦夫子之功蓋樂官是因三桓僭樂而去所以知樂之僭者由夫子先時之正樂也樂官以太師為主太師去而衆官從之去○王者四飯諸侯三飯

大夫再飯此始亞飯者豈其止於三飯耶抑亦備四飯而缺一飯之官耶○樂有治世之音有亂世之音周衰而人心日習於亂不正之聲想多雅樂幾於亡了師摯以下皆不得行其職是以散之四方記者不以官之卑而悉記其去亦善觀世道之汙隆者矣

周公謂魯君　章

此周公因魯君就封而訓之之詞親是宗人愛之而不忍弛大臣是賢者不使有不用之怨故惟以有大故不得不棄無大故使不棄之無求備於一人是使人也器之四者總是一箇厚不弛以厚親不棄以厚故舊則同姓異姓皆在其聯屬之中不怨以厚大臣不求備以厚人才則大臣小臣皆效其忠貞之節所以爲周室之藩而永先人之祀者在是矣○周公

又說與謝明聰明曆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崇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六者亦皆厚之道也厚是天地之完氣薄則氣不完而天下裂矣太樸之散自彫琢而傷之也可不慎哉

周有八士　章

周之盛時人才不可勝紀此八士者只據一家說一家如此天下可知而今也則亡矣○八士乃南宮氏文王時為虞官故晋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伯達遷九鼎於外邑命伯适散鹿臺之財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一母四乳生八子是晦庵子疑出的以伯

仲叔季四字俱雙耳亦難必其真否○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鳳巢阿麟遊郊和之致也水多蟻孛多蝗乖之致也故觀八士者徒知文王有培養之道在先○養之於先而用之於後此君人者責也故治世非皆才也用之則日見其多亂世非無才也不用則日見其寡八士八元足以成有周唐虞之治而八俊八及無以救漢室桓靈之衰此亦惟繫君之用不用耳有天下者鑒之哉

子張第十九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章

此章論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四者尚未足以盡道而斷之曰可已是止於此也不免有病晰庵子訓出庶乎其可庶乎二字是與他四謾的本文不必用○祭便敬喪便哀此一體之

心也看一些字便隔一層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　章

道德是一理自所執者言為德自所信者言為道弘是量之寬廣量有大小不同故所以執德者有弘有不弘篤是志之堅確志有強弱不同故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執德之弘者全體此理也信道之篤者實見此理也不弘則所執只是一偏缺陷處多矣不篤則所信只在一時出入處多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不是不足為輕重之謂

子夏之門人問交　章

子夏可者與之此句說得是不可者拒之便傷於太急子張所聞不必拘是聞之夫子君子二句是述所聞說君子不拒

人我之大賢四句文是以已意說不可拒人○賢與善是可者賢比善為優衆與不能是不可者衆為不賢不能為不善尊賢嘉善是可者固與之客輕看容衆矜不能是不可者亦不拒之要重看蓋為破不可者拒之說也大賢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不賢人將拒我則又不能拒人矣○君子二句着來是君子處人的胸襟天地萬物只此便是一體但於交友之義不切子張以此論交却認差了嘶庵子云子張有過高之弊不知此理非過高也賢者尊之衆人亦容之而不棄善者嘉之不能者亦矜之而不遺心體何等廣大高明無一點障礙無一些隔絕大人以天下為度便是如此若以此為過高之弊則天地萬物一體者非耶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章

小道各有一理而於用亦各有所未必無可觀者但局於一偏限於一用致遠則恐泥也君子是致遠之人物格而知至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其道之大用之遠為何如也而肯屑屑於小道之為乎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章

此章論好學不曾說破學字吾人須先知得亡是甚麼亡総可以求知能是甚麼能終可以無忘不然恐有學非其所學麼○學者心學也亡是此心之亡能是此心之能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日月月無時不是此心學也故謂之好學○亡即舍則亡之亡不可讀作無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

作最多只為無操存省察之功所以有去而不知者日知其所亡全先檢點細密處能即良能之能月無忘其所能者溫故知新之功也晦庵子以亡為無却不思此理全具於此心原非取諸外以益其內者也焉得謂己之所無耶○心者萬事之宗人惟放了此心故事失其統紀今之學者曾有收此心之放以立萬事之紀而為學者乎日月如流光陰我何也抑不思聖人之教人為學者果何在乎　朝廷之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何為乎萬事之綱於我而將以處分之者又以何為宗乎思及於此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惓惓乎心學之好者亦自不容已矣○學要好纔成得箇學好是自己好不待人之督責也其見功甚易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縱有時

勤苦亦不是好學所謂為父母先生勤學而不為自己者終亦無所得矣雖嚴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章

仁者人之心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都是存心的工夫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無相妨否曰博學是大槩一齊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又切近而不泥也○切問是切已的問不切已雖問亦無益游定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賢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學者須識此意○近思亦不是教人不求之遠求之近者自可以致遠求之遠者反遺乎近而亦終無所歸也○晦庵子以此四者為致知之事未及力行恐非知行合一之學大凡說學時知行便盡在其中了知是學行也是學知是有志行也是有志知時要

問學思行時也要問要思未有偏於致知而不及力行者也
知行合一終可説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百工只以起居于百工若在家便有他事分下工不得以成事故要成事者須居肆君子若不學便爲外物分了心不得以致道故欲致道者須爲學重在居肆與學上玩所以字可知然亦有居肆而不務成事空學而不務致道者故聊庵又取尹氏説重在成事與致道以補其意之未完説者只依本文説此意繳在後

此上三章皆子夏之語須合着看記語者似在一處亦有義以好學章合仁在章者則知所謂學者學爲仁也而其學不差矣以致道章合仁在章者則知所謂道者仁之道也而其

道不謬矣要之仁即是心也存心即是為仁也道豈遠乎哉思豈多乎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之過是一過也從而文之是又增了一過○象山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共日流於汚下○寧作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文過之人要作無瑕石耳何如不文者作有瑕玉耶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君子儼然莫指定夫子三變者望之是一樣即之又是一樣聽之又是一樣望之儼然及即之也溫則又非儼然也即之也溫及聽其言也厲則又非溫也然豈君子之有意於變乎

盛德之氣象自是不同而人之覺其變者則若有三樣耳

○儼似不足於溫却又有溫見剛而且柔也溫似不足於厲却又有厲見柔而且剛也剛柔不偏中和時出君子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　章

君子有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者故必平日真心愛民不忍於厲之民已信我了一旦不得已勞他民諒其心必不以為厲已若未信於民而勞之則事雖當勞民亦以為厲己矣君子有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者故必平日真心愛君不忍於謗之君已信我了一旦不得已諫他君諒其心必不以為謗已若未信乎君而諫之則事雖當諫君亦以為謗已矣易之豐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我之志可發則人之志亦可發

矣其此之謂乎○嚴泉子曰信字只是我自家這點真切的誠心不必說交孚有愛民之誠心而勞民民於此信得過雖勞亦不怨有愛君之誠心而諫君君於此信得過雖逆耳亦不姑若說直待交孚則民之孚我者豈一朝一夕之可得而君門遠於萬里凡為諫議之臣者又安能盡得其交孚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章

大德小德不平說重大德上大德不可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出入字從閑字生來此語可以觀人不可以律己蓋觀人之道只看大節如何大節既立而小節或有出入便不消瑣屑議他律己之道却要求全責備小有此背理便是一生的欠缺且併其大者而失之矣○事有大小吾心之應事不分大

小一毫錯過心便有一毫之放一息出入心便有一息之間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孰謂小德而可以出入乎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是譏子夏之失教也却不知子夏之教亦是南軒子云善學者必以灑掃應對爲先惟弗措之爲貴譬之燕人適越自門前發軔以至沿途之山川城郭一一經歷了然後越可到若不發軔於門前而直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乎子夏之教是如此

君子教人之道孰先傳者何嘗以小學之事爲先而傳之也孰後倦者何曾以大學之事爲後而不傳也但學者之所至有淺深有可教以大者有不可教以大而且教以小者譬之

竝木草有大小之別木亦有大小之別若不量所至之淺深
不問工夫之生熟而槩以大者強教之是誣罔之也君子焉
可如此小學大學之事一以貫之而不分先後者唯聖人然
耳門人小子則去聖人遠矣安得不分先後而教之乎○看
來子夏以小學大學分先後可也子游以小學大學分本末
誤矣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小學有末而亦有本也脩
身為本末有本亂而末治者是大學有本而亦有末也本者
木之根末者木之梢木小則根梢小木大則根梢大大木豈
有根而無梢小木豈有稍而無根教人程木者又豈有先梢而後根之理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章
兩句俱重學意二則字各有主上言仕而優即當學下言學

而優乃可仕也正是勉人不可廢學之意○看來此語亦有病是把仕與學分作兩箇了人只一箇心心只一箇理學者學此也仕者仕此也約之只是一箇學○學是徹頭徹尾的工夫故曰君子之學沒身而已若說仕而優則學則仕時所作用者乃學外另一事耶學正在仕上發揮如今仕宦到宰相也只是箇大學士朝廷命名之意彰彰矣可見學是學仕亦是學只一學字便了盡豈可分而為兩途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居喪者雖是以哀為主亦不可廢了禮之節文喪致乎哀而止止字有病殊然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的人此處恐為人之逐末忘本者抑揚其詞云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　章

仁者心之理為難能使心馳於外而理不存○為難能不是美他發其受病之原也未仁不是絕望他格其克復之端也

此與下章可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義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章

堂堂是惜之之詞人若近裏著己方肯實去用工堂堂務外的只尚虛華不肯實用工夫人要輔他為仁也難他要輔人為仁也難故曰難與並為仁○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往哭之人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則張也不終於難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章

人未有自致者唯父母之喪哀痛惻怛乃真心之極致不能

自已處夫子指以示人是要人識其真心也○此與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同意此不為喪禮而發是即親喪一事以提醒人自致之心彼不為孺子而發是即入井一事以提醒人不忍之心聖賢因明道敵之敎類如此乎字下得嫩然有感動人處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正此乎字之意○自致之心良知也良知在人孝弟忠信何所不備親喪能致之而他處却不能也何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章

孟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不能守父文子之業莊子乃獨不改而終身真箇是難能也○其他可能亦以孝行說此句輕帶過只重難字能遲喜漸進者以老成為不足用作聰明者以成憲

為不足行莊子之不改雖是其臣其政可以無悞而要亦其心不忍忘之也雖能重在心之不忍也○善者以不改為孝不善者則又以改為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其誰曰不孝紹聖治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其誰曰亦莊子之孝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陽膚是問士師折獄之道曾子所告乃是恤刑之道上失其道既無以養之又無以教之民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知相戕相賊情義乖散已久是以至於犯法為士師者如得其犯法之情當念所以使民至此者上之過也哀之矜之而勿以己之能得其情為可喜則獄得其平而民自以不冤矣○士師要得情亦難易之賁象山下有火火至明也而猶云君子

以明無敢折獄此事正好用心毋恃刑威之虐毋通賄賂之好毋順上人之旨毋狥士夫之囑毋信吏胥之供虛心以聽其辭從容以盡其辨而又默察以釋其疑情便可得而悉照矣○立法不得不嚴行法不得不恕不嚴無以禁天下之惡不恕無以原天下之情哀矜者恕之謂也彼法外羅織若張湯者固不足筭而一切任法若常袞者亦同歸於酷耳恕安在耶○哀矜亦不是縱放罪人法可輕者輕法可重者重不至於過中而失正是也若乃借哀矜以為名圖陰隲之報應縱放有罪而於罪之當死者且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而終至於減等者則又舞法之吏正悔庵子所謂殺人之盜而為之求生是不念死者之無辜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

地也嘶衘寃抱痛者何時而已而亦何有于報應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　章

此處不為紂說只重君子二句見得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身於不善之地紂之不善固已甚然其初亦不至如是也特緣一置身於不善之地遂至如是之甚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只當不善之地看蓋一置身於不善之地便迷而不悟沉而不返只要去為不善為得不善太多則是天下極惡大罪之甚者都歸聚他這一身矣紂不是箇下流樣子乎

子貢曰君子之過　章

君子之過出於無心故不掩護而人皆見之惟不掩護故不難於更改而人皆仰之也○君子平日心事已如青天白日

為人所共見過時亦如日月之食為人所共見人共見者光明之過也不害為光明正大之大人不見者暗昧之過也不免於暗昧污賤之恥君子小人之過其不同也如此○舜之不告父母武之弑君周公之誅兄弟過也底豫而天下化垂拱而天下治四國是皇而德音不瑕仰之者何如也人患不舜武不周公耳奚必以過為諱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仲尼焉學問夫子師何人而學也文武之道子貢是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賢不賢不止一兩人不賢亦只稍劣於賢不是不肖人大是大綱領小是小節目夫子焉不學是學於賢者而得其大又學於不賢者而得其小無往不是學則無

徃不是師矣而何有一定之師耶○看来當時以夫子愽學多能故有焉學之問是疑其聞見處有得也子貢合該以聖人心學之妙告之乃告以文武未墜之緒都是聖人真以聞見為學了決聖人心裏如明鏡無大無小一照便知一以貫之之元不在多聞多見也借使無文武之道豈便不能然乎○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亦是文武之緒餘文武所以為文武者亦不在此也子貢說夫子於此處學之文是學文武之緒餘而成其為聖矣然乎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章

子貢明辨通達欲動得人夫子亦曰達不如賜故叔孫武叔以為賢於仲尼宮牆之壁是把宮牆形容道体賜之牆不與夫子之牆平看

重在夫子上賜之牆未必真及肩夫子之牆未必真數仞皆是設為之詞賜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故人知其賢夫子深藏若虛而容貌若愚故人難知其聖○聖人之道雖是難入然入之亦自有門且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而入纔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竒

聖人之門衆人得入者寡武叔亦不得門而入者宗廟百官皆未之見宜乎有賢於仲尼之云也○武叔所云者必以語大夫語之又必於朝不是閒談空論意要諸大夫同惡相濟不使聖人得立於朝廷之上也豈知清廟明堂之物叢合聖人誰能整理哉

叔孫武叔毁仲尼章

武叔多稱人過而評論之顏子嘗謂之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此觀之便知武叔之為人○他人二句輕只以形容仲尼二句他人之賢者譬之丘陵道德猶未至而可踰可踰則可毀也仲尼譬之日月道德極其至而無可踰無可踰則無可毀矣○仲尼日月也垂在高上看來天無象日月以為象天体晦明之候仲尼得而尊之天若不生仲尼長夜茫茫何時旦也把此意說仲尼日月更好惜乎子貢之意不然○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晦菴子以為不自知其分量然則人之分量亦有毀得聖人者乎○閒聖如夫子猶不免枱毀何也陽明子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

得人只要自脩若自已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似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已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箇人說他他的惡歷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看自脩何如耳○今之被毀者不要以夫子藉口當知王彥方一篤行士也致使為盜者不敢以其名聞豈天下士大夫不比於一盜哉未聞有畏其見知者何彥方之難得也反已到此則其自脩者敢一毫之不盡哉

陳子禽謂子貢　節

言是校量人物之言一言而當人便以為智一言而不當人便以為不智智與不智只係一言之間可見言不可不慎也

仲尼豈賢於子貢一言為不智了非不慎言之過乎○春秋書公會吳於橐皐此時得子貢心制神要之一言而吳子遂不敢尋盟又書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此時得子貢墮黨崇仇之一言而衛侯遂免于吳難一言以為智子貢亦有之矣夫子之不可及空空說下文立立道行綏來動和生榮死哀正是不可及處正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未曾得邦家此云得邦家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德愈盛便可知其化愈神也○夫子所以為聖全在德上功業是其餘緒但子貢是概論的人難與他說德只索在功業上說矣○帝王治天下不過教養二事立之者養道之者教綏者立之固動者道之深四句卻不可截看斯字下得急正見神

化之速處矣云云緩來即天之生萬物而萬物並育者矣道行動和即天之成萬物而萬物各正者矣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者此也如之何其可及並與夫子之不可及川照臨及之且不可得也况可得而賢之乎云云道行綏來動和最難一要純心為之本二要精神可以感通人三要措置之方極其妙四則天下之人皆翕然而承風故四者最難于貴又着個斯字是難中之難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堯曰第二十篇

此篇歷叙帝王以及於孔子堯之上除却伏羲未道者即孔子叙書始堯之例也伏羲得統於天堯得統於羲舜得統於堯禹得統於舜湯得統於禹文武得統於湯而孔子則堯得統於帝王者矣得

堯曰咨爾舜　節

此條是堯舜之事咨者堯將以天下傳舜道大授艱故先歎之而曰我上觀天意下驗人心天之曆數已在爾躬矣任大責重如此可易為乎必也允執厥中以大中之心而理天下之事以大中之事而安天下之民四海便各得其所而可永保天祿矣若不執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於是永終而曆數之在爾躬者又在他人矣可不戒哉

舜亦以命禹

此條是舜禹之事舜亦以命禹此語下得最妙三聖相傳只有這些子更無別法○舜命禹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又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許多說話都只是允執厥中的事不出堯範圍之內也故云亦以命禹晦庵子云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是天下之理豈復有加於此哉

曰予小子履

此條是湯之事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誡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不敢赦之蔽之乎○人君處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君日驕而臣日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

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大雨洪而旱魃退天且應之而況於人乎故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周有大賚至所重民食喪祭

此條是武王之事或摘其辭或舉其政總成武王一段大抵武王之政都是反紂之所爲也處處要見反紂意揚之解曰其來復吉武王之謂矣

周有大賚是散財發粟以賚四海之民善人是富則列爵分土是也大賚是博濟之恩富善人是加厚之典或云富即大賚則是大賚只及於善人矣而窮民之無告者恐契然耶

雖有二句追述初時伐紂誓師之詞以告諭僉百姓二句則說今日以後事也向者伐紂紂雖有至親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之仁人同心同德者以故能勝紂而今得有天下矣此後百姓有過或迫於不得已者我迫之也或陷於不知者我陷之也敢以之而罪百姓乎

權是輕重之稱量是多寡之量謹者把在官與在民的都較定使官府之取民者不得以多取而民間之交易者亦各得其平也法度是禮樂制度之類審者審其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之也廢官或是治官之非人或是有官而闕人脩者非人則去之闕人則補之也夫權量謹而四方之民信一矣法度審而四方之風俗同矣脩

官脩四方之廢務理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
滅國是子孫微甚土地盡無者使訪出一人封以土而與其
國絕世是子孫尚多國土尚有但世嫡絕者使竪一親支而
繼其世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封
禹之後於杞封湯之後於宋又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
商容之閭皆與滅繼絕舉逸事也夫滅國絕世先人皆有功
德於民孰不願存其後者逸民有德有才足以輔世而長民
孰不願其在位者興之繼之舉之則有以慰天下之民心矣
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
謹權量等事紀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的規模與滅國等
事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的氣象

重民食喪祭是有政以使民得食得喪得祭又有礼以使民食之喪之祭之也幽明始終至此皆無憾矣武王所以善継文王之治而有大造於天下之民者此哉

寛則得衆節

此條是汎論帝王之道○天之立君所以為民君之立職所以奉天能奉天則能子民能子民則為克君是故堯舜禹有天之曆数在爾躬之說湯有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之說武王有惟助上帝之說莫非奉天之意也故其寛也一天之栞椅萬物者也其信也一天之運行四時者也其敏也一天之神運而不息者也其公也一天之公溥而無私者也帝王以此而子民克君也

此章不要以中字貫蓋中字雖自堯舜揭出以括盡天下之

理湯武所行雖亦不過一中之説但此章叙事的意思不是把堯舜的中來作主而於湯武的事都貫以中也若要都以中字貫便似有箇骨子矣假使湯武生在先堯舜生在後隨其時而記其事不知又將以何者貫哉

子張問於孔子　章

此章是孔子之政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者皆在此故以之叙其後○惠民者要以己之財便有所費亦不得人人而兼濟君子只因天時順地之利撙節而愛養輔相而裁成若田畧樹畜之類使人得以厚生利用而不費分己之財以與人是為不費之惠正如一元默運而天下同春草木暢茂禽鳥和鳴此景真可樂矣○勞民若須有箇不得已的意思凡事豈

能身親為之。若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徼名動衆，遇有不得已的事，無可奈何，只得勞民去為民，亦自然相信相從，雖勞不怨，雖死亦不怨矣。○仁是我之心，君子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仁而得仁。欲之者此心，而得之者亦此心，雖到有功有利處，亦不足計功而謀利也。何貪之有。○泰是從容自得，驕是以勢自矜氣象也。相彷彿。君子處人處事，衆寡小大亡處之以從容，何等泰也。然無衆寡，無小大，無一些敢慢，是他從容自得之處，全不以勢而自矜，斯之謂泰而不驕矣。○凡作威要令人畏者，便失之猛。君子正己之衣冠，尊己之瞻視，但莊以持己耳，不是令人畏他，然人望之者卻自不敢不畏，斯之謂威而不猛矣。○看來五美只一箇欲仁而得仁便了

盡盡欲仁而得仁是此心純乎天理也純乎天理者有不以利利民乎有不擇可而勞乎又豈有慢於人而惰於威儀者乎夫子將此句夾置在五者之中正是徹上徹下的話善學者悟到此處即有首尾皆應之趣矣妙哉

為政者先教民為善民不從而後殺之這是民自取殺不謂之虐若先不曾教而民有犯是陷於不知非有意故犯也殺之若虐矣○凡令民經營者戒其成而後視之使從容有序不謂之暴若不曾戒其成就去視他成功是急遽無序而暴矣○發令以責之於先而後刻期以責之於後者不是要害人不謂之賊若故意慢令於先而後又刻期責他速成分明有意要賊害人矣○與人本是出却又云納者要出而又納

迺見其吝處此事在有司為善有司為主者守財不得自專便可以吝為政者與奪之權在我義當與的便該速速與他倘遲回顧惜雖竟以之與人人亦不懷其惠了故謂之有司為政者下同於有司可恥亦甚矣况其中又有取敗之禍乎○虐暴賊是罰惡有司是柔惡總是一個不仁欲仁而得仁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纖惡之可除矣美亦寧止五哉

子曰不知命　章

此章知命是知其在天者知禮是知其在己者知言是知其在人者知字亦不是徒知知命而至之纔為知命知禮而行之纔為知禮知言而去取之纔為知言此亦可見知行合一之學○此命字不是利害之命若只知利害之命就為君子

則今人開口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是知命了及遇些小利害便去趨避亦可為君子乎蓋知命是知天命也學而知天命方得理之本原洞見性靈超出物表而與造物者遊德至此大成矣故謂之君子○記語者將不亦君子乎記在篇首無以為君子也記在篇終始終只是要人為君子人而不為君子則為小人矣可乎哉○禮是性靈之天則所以斂束血氣者也血氣奔蕩四出為害不小只有性靈之天則降伏得他知此纔不為血氣所奪有以自立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聃庵子云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看得礼甚確了只不知此便能立耶○言是心之聲知言者直窺破他心之隱微處生極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之知言

是豈可易言哉

問此篇敘帝王孔子之政而却只終之以三知何也曰此即大學聖經之旨也帝王孔子之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若三者之智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的工夫天德王道盡在此篇豈記語者寧無意哉